



劉震慰先生(左)。
本文口述者石璋如先生(右)與執筆者
當地同胞說，大土岡上常常鬧鬼，入夜之後

間的亮像方式留下紀錄。因而進行得很慢。盜挖的人經常在注意我們的行動，每逢星期六的晚上他們便在他們的領域內盜掘。並揚言「他們是中央研究院，我們是獨立研究院，他們白天挖着研究，我們晚上挖着研究」。

有一次，我們預先得到了情報，就帶着縣府

派給我們的一小隊衛兵，帶着槍去抓盜掘者。我們在黑暗中摸索着包圍上去，幾十個盜掘者正挖得起勁。衛兵們放出一排槍，嚇得他們都伏在地下不敢蠢動，真是像甕中之鼈一樣，手到擒來。這批現行犯都被送到縣府去審問，如何處理的則不得而知。

過陰曆年時，工人們雖然可以繼續工作，但過陰曆年時却不行，就是天王老子來請也不行，誰都要回家去團年。加以天寒地凍，根本無法工作，所以大家都休息。那時，我們從事發掘工作的四個年青朋友，因為要繼續整理資料，計劃開春之後的工作，同時還得把整理好的資料裝箱給下次發掘騰地方，因而都沒有敢回家去過年，身為冠帶巷廿六號戶長的我更不能走。我們在一起過了一個平淡的春節，白天忙着整理筆記，研究古物，晚上生個煤炭爐子，圍爐坐着聊天。安陽的煤又好又便宜，可以放手去燒，除夕那晚，圍爐之會顯得淒淒冷冷，解散之後也無法入睡，躺在坑上聽別人家的鞭炮響。

廿三年開春之後，我們把發掘區域推展到洹河北岸，發掘出七版相當完整的大龜甲，也就是甲骨文中所謂的「大龜七版」，是很難得的史料。

挖出了殷代高射砲！

我們第四個階段的發掘，將目標移向侯家莊的一座大土岡上。我們之所以選定那裏，確實是參考了當地同胞的傳說和鬼話。

當地同胞說，大土岡上常常鬧鬼，入夜之後

常常有「鬼火」在岡上閃爍、流動。有膽子大的農民跟着鬼火追趕，但捕捉到的却是一些枯敗了的棉花枝，或是土塊。當然他們無法了解「鬼火」實際上就是磷光。

據說還有一次，一位老農推着一車子茶，半夜出發，想到鎮上趕個大早，發個利市。當他經過侯家莊大土岡的時候，突然像是已經到了市鎮上，而且生意也來了，一大羣人爭着買他的茶，你拿一個蘿蔔，他拿一棵白菜，一車子的貨頃刻銷盡。他在納悶時，雞啼了，曙光出現，市鎮沒有了，只見他的蘿蔔、白菜都散放在岡上一個個新舊的墳頭上。

這些「鬼話」證明了一件事，土岡原本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墓葬區。

另外還有兩則相當可信的傳說：其一，有一次，一個窮漢子的父親病發，他家沒有錢買墓地，就買了一口薄棺，叫了兩名幫工，悄悄抬上土岡自家的地裏去埋葬。挖墓坑的時候，兩名幫工發現下面是「夯土」，他倆知道下面必然有古墓，於是悶聲不响，入夜之後，又在新墓下面打了一個斜坑，果然發現了一批銅器。其二，又有一批盜掘者先挖一個直坑到了相當深度，再挖橫坑，他們挖出了三座巨型的「盃」——一種調酒器，每座有半個人高，柄下面鑄的字「中」、「左」、「右」，標明了它放置時的關係位置。由於這些盃都有長而直的嘴子指向上方，因而當地的人都說侯家莊上挖出了三座「高射砲」。而這兩則的盜墓者，也各發了一筆財。

這三座「高射砲」經考證是商代的產物，後

來被日本人買去，現存在根津美術館。

這些鬼話和傳說，使我們對侯家莊土岡的發掘深具信心。當動工之前，已故的前發掘團團長梁思永先生（梁任公的哲嗣。編者註），用錘子在土岡最高處一插，豪邁的說：「我們從這兒起動工，我們要在這兒找出一千座墳墓！」

結果，我們在那兒找出自殷商以迄漢代的墓葬一千二百多處。其中最大的，也是最下層的一

座，道室共長約一百公尺左右，無怪乎當時新聞記者報導：安陽發現了一座地下城。這一發現編號為一〇〇一。

殷代自盤庚遷殷起，傳了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和紂，共十三位帝王。除了紂王是在鹿台焚死沒有建造陵墓之外，其餘十二位帝王的墓，在侯家莊一帶都找齊了。只是無法肯定那一座是屬於什麼人的。

在這二千二百多座墓葬之中，我們發現車子和馬匹所用

的裝飾就多達數百件，文飾精工，使得全世界的考古學家們嘆為觀止。此外還有大批的銅器、玉器，乃至鯨魚、大象、孔雀、馬、牛、羊、雞、犬、豕的骨頭。無怪乎要震驚中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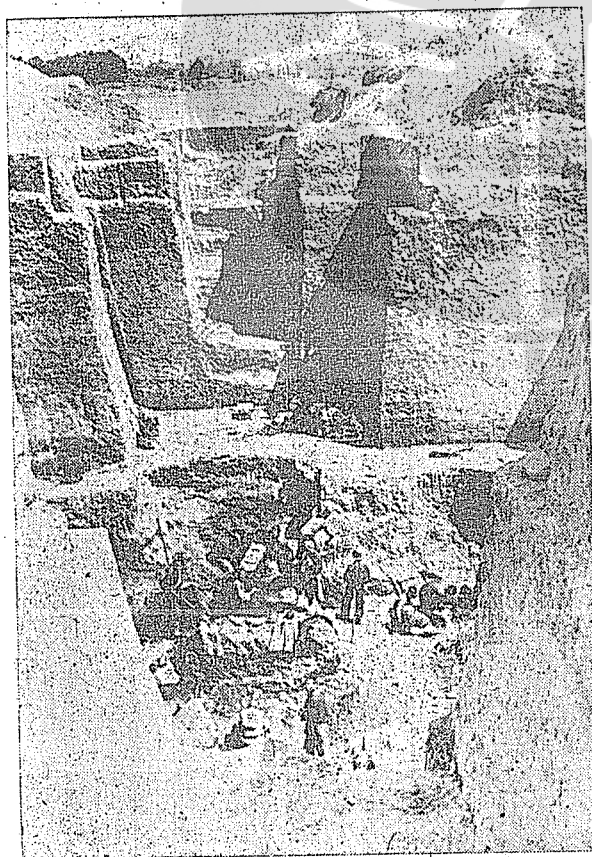
這次的發掘，也是跨過年節的，當然我們又是無法回家去過春節。

死人敲棺材討論漿

第五個階段，我們又回到小屯去繼續發掘殷人的宮室。這一次是徹底的，面的發掘。把整塊的地皮給掀起來，去研究殷人當年建築宮室宗廟



老百姓挖掘出來的殷代高射砲，其實是古時候的調酒器——「盞」。



安陽挖墓的浩大工程。

的基址、制度、關係位置。

在這樣的發掘中，我們發現殷人的車、馬、銅器、玉器，以及當年奠基時，用人來犧牲的整套制度，以及各種祭祀的典範。

這樣大規模的發掘工作，當然又無法回家鄉過年。

從事安陽的發掘時，中央研究院的工作同仁，都是滿腔工作的熱忱，一心只想著工作。

例如我們初住在冠帶巷的期間，住的地方在安陽縣城內西南角上，工作地點却在西北城外，每天早上吃兩個煎蛋，一個饅頭，稀飯，就步行上路了。我們爲了減少在路上時間的消耗，彼此賭賽快走。從住處到工地，即或是快步半起半跑，也得五十分鐘才能到達。後來以車代步最後便住在工地附近了。

在工地裏，我們的工作服都是粗灰布做的，胸腹前是四個大口袋，分別放着羅盤、摺尺、皮尺、畫圖筆、鉛筆，腰後也掛着好些工具，成天地在黃土坑中爬進爬出，一心想把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科學發掘考古工作做好。

中午，在附近農家吃一頓飯，伙食很好，但幾乎每頓都有粉絲或粉皮麵。安陽人最愛粉漿的，粉漿就是北平人的豆汁，把做菜豆粉條騰下的湯汁發酵而成的，有一種酸酸臭臭的氣味，但安陽同胞特別嗜好它。據說在安陽，出殯的行列經過粉漿麵攤子時，死者會急得敲棺材板，他也要吃一碗。但是外地的人却往往無法欣賞，說不定要敲棺材板，要出殯的行列走快一點過去免得聞到那股味道。

工作完畢之後，回到冠帶巷，洗澡、吃飯，然後再各弄各的。有時候，往往勞累過度，上炕之後反而無法入睡。

在我們冠帶巷的後廳中，沒有電，即或有洗澡像用的放大機也無法派上用場。於是一位天才的攝影同仁闢了一間暗房，在暗房的牆壁上掏一個洞，室外對面的牆上，張了錫箔糊成的反光板，然後在牆洞上裝了照像機和洗好的底片，就這樣利用反射進來的日光，來放大照片。

在發掘期間，我們很儉省地使用着照像機，個人生活照片可以說是絕無僅有，頂多在照古物的時候當一當「活動佈景」。因而今天在南港的

研究室中整理當年的資料時，深深感到照片太少的困難。

從民國廿年起，我和安陽考古結下了不解之緣，一直到今天，仍然還在對當年發掘的資料，作較深入的分析 and 整理，想多求一些結論出來。每當南港小鎮上响起辭歲的爆竹聲時，我總會回想起冠帶巷的情景。四十年來從事考古工作，在工作上固然能享受到激奮的感覺，但在人羣中却是落寞的，因爲工作上需要我們在某些方面，作若干程度的犧牲，就像是冠帶巷中的年夜一樣。如今更在精神上，承受了一份歲月所增加的壓力，讓我更懷念那一段在安陽田野中的時光。

請踴躍參加「學校師生儲蓄」

一、學校師生儲蓄以郵政存簿儲金及定額存單等簡便方法吸收之。

二、手續簡便，利息優厚：

1. 郵政存簿儲金：十元即可開戶，月息三厘九毫，每半年付息一次，並免扣利息所得稅。

2. 郵政定期儲金定額存單：面額分三百元、五百元、一千元三種，一年期月息八厘一毫，二、三年期月息八厘四毫，按月複利計息，二、三年期到期提款免扣利息所得稅。

三、隨時開戶、隨時可以移轉：

隨時可向校內之郵政機構或學生實習儲金局聲請開戶，嗣後如因轉學、輟學或離校，得聲請將帳目移轉至其居地之鄰近郵局繼續儲存。

四、鼓勵升學

國小學生、國中學生、大專學生如能按照郵局規定之獎勵辦法存儲者，得由學校報請郵政儲金滙業局轉請中華民國加強儲蓄推行委員會發給儲蓄榮譽獎狀及獎品或勤儉節約獎勵金鼓勵升學。

五、詳細辦法，請向附近郵局詢問。